



첫
사랑

初恋

[韩]赵昌仁 著 陈琳 译

世间最深的伤痛,不是生与死的离别,
而是眼睁睁望着深爱的人受苦,自己却无能为力……

〔韩〕赵昌仁 著
陈琳 译
첫 사랑

初恋

南海出版公司
2008 · 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恋 / [韩] 赵昌仁著; 陈琳译. - 海口: 南海出版
公司, 2008.5
ISBN 978-7-5442-4045-1

I.初… II.①赵… ②陈… III.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
IV.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4727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30

첫사랑

Copyright © 2005 by Cho Chang-I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,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through Nan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

by arrangement with Cho Chang-In

through Carrot Korea Agency, Seoul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CHULIAN

初恋

作 者	[韩] 赵昌仁
译 者	陈 琳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王 瑜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	白雪艳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00 千
版 次	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045-1
定 价	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幕	1
袋 鼠	5
紫云英	21
大 雪	35
篝 火	50
暴 雨	72
远 山	92
榉 树	113
暮 冬	138

流星	160
爱的位置	181
暮江	198
小鸟	217
指尖的绿色草汁	231
梦中的勿忘我	252
雪山	278
鸟的歌唱	293
尾声	304
后记	314

序 幕

“人活在世上，有时会陷入一种无法转圜的绝境。”

这是很久以前父亲对镇宇说过的一句话。

“你会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无法躲避、无法逾越、仿佛命中注定的瞬间。那时候，你只要好好想想就会明白，到目前为止已走过的路，其实就是今后该走的路。”

当时年幼的镇宇不谙世事，自然无法理解父亲这番话的含义。后来到了懂得人情世故的年纪，依然懵懵懂懂。已经走过的路，怎么可能回头再走一遍？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每当生命中遇到坎坷，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这番话。

无法躲避、无法逾越的绝境。

直到镇宇真正陷入父亲说的那种困境，他才恍然大悟：原来人有时候确实需要溯洄从前，去追随往昔的足迹。

离别是如此短暂。

像一缕微风，又似萧瑟寒风中娇嫩花瓣的轻轻颤抖。然而他却分明感到，这短暂的离别将贯穿他的整个余生。

多想转过身去，就像风回到起风的地方，回到起点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
并不是因为那时有多么幸福，也不是因为对过往刻骨迷恋。这跟幸不幸福、迷不迷恋毫无关系。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他不愿刻意去想其中的缘由，可灵魂却总是在频频回顾那一瞬，所有的感觉似乎也都还停留在那一刻。

镇宇仰起头，透过桦树的嶙峋枯枝，眺望着大海。

一群群黑尾鸥在退潮之后露出的白色沙滩上低低盘旋飞翔，远处的地平线上，几只渔船在海岛与海岛之间缓缓穿行。

在这俯瞰着大海的小山坡上有一张白色的椅子，她为其起名“白色的梦”。

在这里，年少的他们曾消磨了多少时光啊。是的，从儿时开始，她便总是在他的身旁，那时的她羞怯得就像一只小小的袋鼠。他们一起坐在桦树茂盛的树荫底下回想昨日，一边倾听着涛声，一边讲述一天里发生的事。仰望着璀璨的星光，憧憬着遥远的未来。

多么漫长而又遥远的岁月啊。他怀念那往昔的时光，想得满心疼痛。

所谓思念，就是穿越沙漠的人俯视着深深的水井。在你放下吊桶、打起一桶水之前，你的焦渴丝毫不会减轻。

自从她离去之后，他的生活里还剩下什么呢？他茫然向井里望去，不知道怎样才能缓解那思念的饥渴。

镇宇从怀里掏出一封信。她端正秀丽、一笔一画用力写下的字迹映入眼帘。

一阵悲伤突然涌上心头，然而他没有哭。想哭也没有眼泪。是因为眼泪都已经流尽，还是因为今后流泪的日子还太多太多？他不知道。

一只小鸟在桦树的树枝间不停飞来飞去。是长尾雀，还是山雀？

镇宇疲惫地闭上了眼睛，记忆中的一个场景浮现在眼前。

喜马拉雅山。他们已经抵达了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拐过山麓，一个挨着丘陵地的小村庄遥遥在望。

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镇宇解下背包，垫在她的背后。

“我走不动了。”她气喘吁吁。

这时他们才走了计划中一天行程的一半。

“没事，明天多走一点就是了。”

“明天？”

“是啊，明天。今天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。”

她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村庄，感到眩晕似的扶住额头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她发出一连串的咳嗽。喜马拉雅的群峰在她脚下投下长长的阴影。

“我们……我……还有明天吗？”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

他束手无策。默然。

他像是睡着了一会儿。不知什么时候载硕来到他身边，把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镇宇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可立马又重新坐了回去，只觉得眼冒金星，像有无数颗爆竹在眼前炸开一般。

刚才是个多么清晰的梦境啊，就像看着照片那么鲜明。那时走过的那条路，在喜马拉雅度过的最后一天……唯一与梦境不同的是，当时他们并没有谈论明天，而是保持着长长的缄默。

“你看起来很累。”载硕叹了口气说。

镇宇把信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
起风了。寒意顺着衣领爬进来，沁入身心。

“大家都担心你。我们下山吧。”

镇宇点了点头，却没有站起来。

载硕坐在了过去她经常坐的位置上。

“后天我们得回首尔去。手术虽然成功了，但是恢复和保养很重要。”

镇宇答非所问：“载硕，我想去趟喜马拉雅山。”

“别去了，要去也等明年再去。”

“不，我想马上就出发。”

“去了又能有什么用？”

镇宇呆呆地望了载硕好一会儿，他是他的好朋友，是他唯一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朋友。

“我突然想到一部电影里的台词。”

电影的名字叫“荒野七人”。有一天，一个男子脱光了衣服，跳到仙人掌上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只说，那是当时最好的办法。

镇宇的心情也如此。理由是什么并不重要，不需要什么能够被人接受的解释。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他要把从前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。

“我要去喜马拉雅……我把我没能实现的爱情丢失在那里了。”

镇宇喃喃说着，仰起头来望着桦树上方的天空。

薄暮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几颗性急的星星稀稀疏疏出现在黄昏的天幕上。

“你知道吗，喜马拉雅的星星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而是要用耳朵去听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载硕困惑地摇摇头。

“我要去听喜马拉雅的星星说悄悄话。还有，我得问问那些星星，我的爱情到哪里去了……”

袋鼠

1

二月末的一天。

春天仿佛在一夜之间悄然而至，阳光明媚，和风拂面。

孩子们都聚集在孤儿院的操场上。男孩子跑来跑去踢着足球，女孩子则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又说又笑。

镇宇也在足球场上起劲地奔跑着。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假期作业还有一大堆没有做，不过现在不妨暂时抛开这个烦恼。

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额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。他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一个方向。

在球门后面的榉树下，坐着一个孤零零的女孩。她双手抱着膝盖，身体几乎蜷缩成一个球形，脸蛋埋在膝盖中间，镇宇只能看到她的侧影。突然，她抬起头来，他看到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她怯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又低下头去。她看上去可真像一只迷路的袋鼠。镇宇在心里自言自语，用下巴示意这个女孩，问身边的昌洙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新来的。”

“几年级?”

“不知道，问她什么都不吭声。长得挺漂亮的吧?”

“一般啦。”昌洙撇嘴一笑，追着足球跑了。

镇宇又转头向女孩望去。为什么她不跟别的女生一起玩呢?随便加入一群不就得得了?

妈妈禁止镇宇和孤儿院的孩子一起玩，她总是说：“你和他们不一样。”可是去年秋天过世的爸爸却说：“镇宇，你和这里的孩子是兄弟姐妹，是一家人。”镇宇向妈妈提出过抗议，但无济于事。平时他只能待在家里，透过玻璃窗羡慕地看着别人玩耍。今天妈妈出去了，他才偷偷跑出来跟大伙儿一起玩。

“镇宇!”有人高声叫他的名字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球跑到镇宇跟前来了。

孩子们兴奋地嚷着：“射门!快射门!”

镇宇抬起脚用力一踢，可是足球并没有朝着球门飞去，而是鬼使神差般飞向那个女孩，正中她的头部。

“哎哟!”只听女孩发出一声惊叫。

孩子们都向她跑去。

女孩抱着头，摔倒在地上。

哎呀，笨蛋!镇宇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，赶紧跑了过去。

孩子们瞪着镇宇，你一言我一语。

“装的，她肯定是装的!”

“就是，踢得又不是很重，有那么疼吗?装模作样!”

镇宇顿时火冒三丈。气孩子们一味巴结自己，也气自己球怎么踢得这么烂。

他正想伸手把袋鼠扶起来，只见她抬起头来，太阳穴又红又肿。

疼吗?他想问，可是嘴上冒出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话：“你干吗偏要坐在这里呢?”

两行泪水顺着袋鼠的脸蛋流了下来。她低着头站起来，背过身去，好像不愿意别人看到她的眼泪。她应该生气，应该冲他嚷嚷表示抗议，

可她没有，连一句话也没说，就默默走开了。

昌洙瞪着镇宇：“你还好意思说她？又不是她的错！”

不等他回答，昌洙就冲着袋鼠的背影追了过去。

孩子们若无其事地回去踢球了。

这并不是什么大事，镇宇却觉得心里憋闷得慌，好像被人关进了一个窄口的瓶子里。他离开了操场。

一楼的讲堂、办公室、食堂，二楼的宿舍，哪儿都找不到袋鼠的身影。

她不会就这么离开孤儿院了吧？镇宇突然恐惧起来。

很久以前，镇宇跟一个孩子打架，他想不起来到底是谁的错、为什么打起来的了，可是那孩子冲他说的一句话至今他记忆深刻：“我也有爸爸和妈妈！”那孩子很快就离开了孤儿院。镇宇的爸爸找了好几天，也没找到他。他再也没有回来。为了这事，镇宇头一回挨了爸爸的打。后来，爸爸一边给他乌青的小腿上药，一边对他说：“记住，当你能够对说对不起的时候，一定不要错过机会。如果你不道歉，就会伤害对方，而最后，这种伤害会完完整整地回到你的身上。”

2

镇宇一直想跟女孩说声对不起，可是好几天了，都找不到机会。

每次袋鼠的身边都有保姆或是其他孩子。偶尔两人视线相遇，她总是飞快地扭过头，转身跑开。

镇宇不由生起气来，甚至还想：是她故意躲着我，不给我机会道歉的，我用不着再责怪自己了。可是爸爸的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，伤痛好像回到了他的身上，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。

镇宇走出家门。孩子们吃完了午饭，在操场上玩耍。可是到处不见袋鼠的影子，想必是一个人躲在楼里的某个角落吧。经过院长办公室，他突然听到那里隐隐有钢琴声传来。琴声那么轻，那么微弱，竖起耳朵才能勉强捕捉到。镇宇跟妈妈学过几天钢琴，但妈妈很快就放弃了：

“你在音乐上没有天分。”后来，她把家里的钢琴搬到了讲堂里。孤儿院里没有人会弹钢琴，这架钢琴成了讲堂里的摆设。

讲堂在一楼走廊尽头，平时总是空着，偶尔从外面来了客人才使用一下。镇宇蹑手蹑脚走到讲堂门口，透过玻璃窗往里望去。弹钢琴的人是故意躲起来了吗？还是太矮小，被高高的钢琴挡住了？镇宇探头探脑了半天，才从偶尔露出的身影判断出，那是袋鼠！

他悄悄走进讲堂。袋鼠正用右手的食指一下一下敲着键盘。那么小心翼翼，仿佛眼前的钢琴是一件无比贵重的物品。她没有一下子弹两个音，总是弹一个音，等到余音完全消失之后，再弹下一个，好像调音师在挑错音似的那么认真。

镇宇心想，她准是第一次碰钢琴。

“用力点！”他忍不住说。

听到镇宇的声音，袋鼠慌忙把手指从键盘上缩了回去。她并没有回头看镇宇，像个干坏事被人抓个正着的孩子一样低垂着头。

“用力弹，没关系的。”

镇宇这么一说，她索性把两只手都背到身后去了。镇宇往前走了几步，她迟疑地后退了一步。

“你看，这是哆、咪、咪……”

镇宇说着，飞快地敲了一遍七音阶。她在听吗？他心想。随即弹了一首估计她知道的儿歌。

袋鼠这才抬起头来，第一次直视着镇宇的眼睛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镇宇的心怦怦直跳，几乎没有勇气和她对视。他觉得自己“扑通”一声，整个掉进那对乌黑晶莹的眼眸里去了。

现在正是向她说对不起的绝好机会。可为什么就是开不了口呢？是因为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吗？

“你想学钢琴吗？”

袋鼠温顺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来教你好吗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地抬起手来，把手放在键盘上。柔和的阳光

透过玻璃窗，照在她瘦小的肩膀、纤细的腰上。

“我弹得也不好，不过可以教你一点点。”镇宇说着，把自己的食指放在她的食指上，用力敲了一下键盘。她惊慌地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绽开一个浅浅的微笑。

啊，原来她也会笑呢。

镇宇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云开雾散了。

“对不起”三个字还是没说出口，不过他觉得，她的笑容意味着她已经原谅他了。

“明天吃完午饭到这里来，我等你。”

他不等她回答就转身走了出去。想回头看看她的反应，却又忍不住莫名地胆怯。走到讲堂门口，他站住了，回头问道：“你上几年级？”

袋鼠举起四根手指。

“我是六年级的。”他说。

袋鼠没有说话，嘴边含着淡淡的微笑。是说她已经知道了吗？

镇宇重新走到她身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袋鼠答了三个字，声音轻得就像耳语一般。

镇宇又问了一遍。

袋鼠稍稍犹豫了一下，清晰地回答：“韩、海、妍。”

“我叫镇宇，李镇宇。”他说着，向她伸出一只手来。

握手是大人們的礼节，镇宇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学起大人的动作来。海妍也伸出手来，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照在她瘦削而苍白的手上。镇宇像抚摸阳光一般轻轻握住了她的手。她的手可真小啊，觉得自己掌心里握住的是一只小小的幼鸟。

3

上初中后的第二个暑假。镇宇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，他经常坐着郊区巴士，到道厅所在的城市去，因为邑^①里的书店没有钢琴教材卖。

^①道厅，相当于中国的省政府。道，相当于我国的省。邑，相当于中国的镇。

海妍的钢琴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，已经远远超过镇宇。渐渐地，镇宇所能做的事情只剩下为她购买钢琴教材了，就像一只母鸟出去觅食，回来哺育幼鸟一般。

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一边在讲堂里等海妍，一边想象着她看到他新买的钢琴教材时那种惊喜和感激的表情。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好久，海妍还是没有出现。顺着二楼楼梯走上去，右手边就是女孩子们的房间，他完全可以过去看看她在不在。妈妈到首尔去了，不在孤儿院里。可是一想到最近孩子们老在背后对他和海妍的关系说三道四，他犹豫了。昨天海妍显得闷闷不乐，说是在女厕所里看到了孩子们的乱涂乱画。

“她们说我和镇宇哥好上了。”

“还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说我们每天在讲堂里亲嘴。”

镇宇笑了。男厕所里“留言板”的内容可比这难听得多了。

“我们不是没亲嘛，别理他们。”

他安慰了她好几次，可她始终不开心。

一转眼，海妍来到孤儿院已经有两年时间了。她喜欢和镇宇在一起，镇宇也很享受和她一起度过的时光。然而妈妈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凌厉了。镇宇小心地不让妈妈看到自己和海妍在一起，他不想使海妍难堪。

去年海妍在道里的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，主办比赛的电视台特意到孤儿院来采访她，从那以后，妈妈对海妍的态度大为改观。“这孩子看着闷声不响的，还挺聪明。”

镇宇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经常会幻想到海妍成了一个优秀的钢琴家，在华丽的舞台上演奏的情景。

“一天不练琴倒也没关系。”镇宇自言自语了一句，走出讲堂。

他刚回到家，就听见猛烈的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刚到孤儿院不久的保姆。她说有个孩子生病了，想找镇宇一起送她上医院。镇

宇觉得有些累，而且还没有吃午饭。今天到道里去，花了整整四个小时。他想起了昌洙。昌洙和他同岁，两人是孤儿院里年龄最大的。不过昌洙三天两头往邑里跑，孤儿院里常常看不到他的人影。

“谁病了？”镇宇问。

“一个叫韩海妍的女孩子。”保姆说。

镇宇马上跟着保姆出了家门。为什么生病的偏偏是海妍呢？她哪里不舒服？刚才我为什么在讲堂里傻等？怎么没想到去找她呢？他越想越生自己的气。

他背起海妍，和保姆一起沿着堤坝飞奔。这是从孤儿院到邑里的唯一一条路，如果慢慢走，大概需要半个小时。今天这条路显得分外漫长和遥远，好像老也到不了头似的。海妍无力地趴在他的背上，他累得气喘吁吁。

到了邑里，夜幕已经降临。邑里唯一的医院说不接收孤儿院的孩子，让他们送到道立医院去。保姆一再恳求，可医生只是一味摇头。没办法，镇宇和保姆拦了一辆过路的货车，赶往道立医院。海妍昏昏沉沉躺在车里，不住地呻吟。镇宇连连擦去她额头上渗出的汗水。

“忍一会儿，马上就到了，到医院就没事了。”他一遍一遍对她说。

海妍，你可一定要好起来。如果我是医生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他心想。

道立医院说手术没问题，但是需要一份确认书，保姆和镇宇哀求了半天也无济于事。保姆只好跑到道厅去办理确认书，镇宇则只能在急救室的简易病床旁守着海妍。她已经完全陷入了昏迷状态。镇宇心里充满了恐惧，一边哭一边叫着她的名字，顾不得别人在一旁驻足观看。

护士们瞥着他们俩，交头接耳。这时，一个身材瘦长、戴着眼镜的医生走了过来。他俯身看了看海妍，问护士这是什么人，护士回答说是孤儿院的孩子，要等到确认书才能救治。

“这孩子都快死了，还等什么确认书！”医生生气地说。

护士还在辩解，医生更加火冒三丈，提高声音问：“要是这孩子有生命危险，难道你来负责任吗？”

镇宇抓住医生的手连连哀求：“医生，求求你，救救她吧！救救她吧！”

医生一把抱起海妍，放在移动病床上，然后推着她快步跑出了急救室。镇宇则坐在手术室门外的木椅上。

昌洙曾经问他，为什么单单和海妍这么亲近？

镇宇从小就盼望有个妹妹，独生子是多么孤独的啊。自从海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她就成了他善良、可爱、聪明的小妹妹。然而不知不觉之中，海妍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妹妹。他喜欢并珍惜与她一起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即使和她面对着面，还是忍不住想念她；明知第二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就能见到她，晚上还是会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保姆一直没有回来。过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医生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。

“她得的是急性阑尾炎。你们送来得晚了些，所以手术多费了点儿时间。”医生拍拍镇宇的肩膀，又说，“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对了，男子汉动不动就哭可不行啊。”

我没有动不动就哭，刚才是特殊情况，实在是忍不住了。镇宇心想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医生笑了，顺着长长的走廊大步走了。镇宇这才想起来，自己连句谢谢都没说。

长大以后，我也要当个医生，就像这位叔叔一样。望着医生远去的背影，镇宇暗暗下了决心。这时镇宇上初中二年级，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将来的志向，总觉得未来还很遥远。但这一瞬间，医生的背影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。

4

秋意越来越浓了。

镇宇埋头读书，准备到城里去念高中。只可惜这样一来，就要和海妍分开了。但是为了将来能够考上好大学，他不得不这样做。自从海妍升初中，两人一直结伴到邑里上学，放学的时候也总是一块儿走。和镇